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惠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　瑶

清惠集卷十一

明 劉麟 撰

雜著

湖南崇雅社引

南坦子曰社有小大我則未之前聞日用飲食磴磴小人惟立義以篤近將導和而完身遠之不達於邦國近之不及於凡民方之大道眇焉若塵皆窮栖無位者之

所自好而聊以慰離索於同羣顧安能施慱舉遠敷宏一世而為仁雖固陋之可疾乃敬遜而獨存也甘泉吳子初作是會西溪龍子題諸首簡曰斯社之興將以舒恬曠之懐修契與之好達生委性悠然於順安之境而不自覺也又曰析義考文淑儀寡過相求夫麗澤之承者率藉於斯信斯言也立社為會不於其大而於其雅道固以切近精實為貴也況繼甘泉諸子之後而作士人在四方者為多又不過二三同志而為會斯亦可謂

為社之小者若大宗之支裔別出曰小宗云正德辛巳孟夏初一日南垣居士劉麟記

崇雅社約

陳辭

南垣子曰是會也因心以篤義合義以厚生漸摩引翼不言而化恒厥德保厥終康於同好而日優游也四倫百行萬福之所從出敢不敬歟吾人於此將設例以要終乃陳辭而謹始其辭曰崇行檢弗求諸人重規勸必

反諸已貞信是守而常變不渝雅素是敦而豐約有制疾病婚喪與凡患難非其所自取者力在可為必加常交一等踰厚者從之登臨取適撫事興懷藻翰相師篇章交會識有所到率意更訂善者必服亦不以藝為賢辭之所達如斯而已若義求其備則吕氏之藍田有約交欲寡尤則范子之座右有戒又或今昔異宜張弛同道二賢所論有未盡者願與諸君共損益之其交會之期儀節之詳以及吕約范戒具於後

交期

創斯社會者某某凡幾人嗣令以往有慕而入者不拒其來有背而去者不求其合惟是始會之人莫之敢廢

會期

每季為會者一春秋用仲月餘會用孟月皆以朔後一日為期主者先三日具書遍告同會會者即以來書位號下書知字還報主者有故許易期雖易不得過三日過則不赴者聽若會者有故不易也無故雖風雨必赴

賔不再速以某歲某月某日皆赴於太古居為會之始次某次某遂循環而成序

儀節

凡會之日俱及辰而集會主迎賔於大門之外揖讓入登如常儀始會則遂會交遞再拜分東西序立社長申說令日所以立社為會之義令衆皆曉暢又相向再拜以後止長揖賔坐上席南向主前席相向坐定會主舉曰令日某當勸某當規聽社長與衆從容諷言之又曰

某事當舉行某事當止罷俟社長與衆量決若事在會主會主不舉社長舉之若事在社長社長不舉衆皆舉之或是日無言則已有頃則會主薦茶茶食菜菓人各限四器茶罷更衣縱觀庭中或步竹林莎徑遊覽少時會主先為席於中堂或池館園亭便適之所皆可𩜹用菜菓魚肉常品不尚豐竒始會即師雅意後會以始會為限踰者規之其山蔬野蔌雖多不限若琴狖圖書諸文房什器薰爐茗鼎壺矢觥籌凡可以娱賔不涉淫

侈靡者亦不限如無亦不以為異會主視其完乃奉賔入始會則會主酌酒逐位獻酬湯餅之類皆然後會則會主酌酒置席上交揖如湯餅之類侍者供之飲啖隨意不事勸酬至午後則離席散步弄流撫松摘花穿竹皆所不禁移時會主再奉賔入席或觴別所洗盞更酌一行再行會主求賔近作乃各出所有得奇文異義則共與賞析社長受而藏之率以為常酒再行或投壺或聯句或鳴琴爇香觀書啜茗不拘不肆劇談盡歡所不

可犯者惟范公座戒而已主賓盡日乃罷各更衣升堂相向長揖送賓臨舟或臨輿三顧而別時或風雨或偶倦不安於行則宿於會主之家寢具皆自備以隨取其便適從者皆不為餼以期不擾異日主會亦然

損益藍田呂氏鄉約

德業相勸

事親能孝事君能忠夫婦以禮兄弟以恩朋友以信能睦鄉隣能敬官長能為姻親與人恭遜持身清約容止

莊重辭氣安和衣冠合度飲食中節凡此皆謂之德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教子弟能馭童僕能肅家政能擇交游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博聞强記疏通義理文詞醇正字法端楷啓札精研讀書治田至於六藝皆可為之外此俱為無益是之謂業右件德業同社之人各自進修有未盡者會集之日交相勸勉

過失相規

犯義之過一曰行止踰違二曰輕肆誣毀三曰營私太甚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交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遊戲怠惰二曰動作無儀三曰臨事不恪四曰用度不節右件過失同社之士各自省察有未改者會集之日交相規戒

禮俗相交

一曰稱謂閒中稱人如對面然對面有不可者背後不以稱謂此雖細微最可觀德亦以示後生二曰行輩遇同社父兄以事父兄之禮事之見其子弟以待子弟之禮待之至童僕亦然於此少存長厚風度通家之誼由此而篤不矜己以凌分不降顏以掠美有賢不肖者不在此限三曰燕飲有故前三日具啓或躬請或遣子弟童僕往請至日再速宿滌器皿辦蔬菓魚肉務令精潔

不尚豐奇或吹笛鳴鼓不用粧戲喧譁雅澹禮飲成歡乃罷赴飲亦然但翌日遣謝燕集之日言動衣冠足示儀勸不恣飲啜自同常人同社有燕與會期相逼則併為之有不可併者另為之四曰慶弔同社有吉事則慶之有儀物有凶事則弔之亦有賵賻豐縮之宜酌於社長有大喪初聞往哭之賵賻之外為經營及殯及葬皆往臨之餘喪則殺其禮若聞所知之喪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在至親篤友則素服再拜哭而送之過期則不

右件禮俗相交之事同社之士各宜遵行

患難相恤

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右件患難相恤之事社中有罹此者同社之士極力經營周給務令得所

范益謙座右戒

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

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沈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之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吃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修身大相有害南坦子曰嗟乎斯道之將忘也久矣甘泉始作而吾黨繼之一郡之内雅素同風不圖朽廢之人親

逢古道於荒塗斷綆之餘也予又以松石郡公之意得兼遊兩社之間犬馬餘年嚴憚切磋相承在在昨非以覺來過以寡擇里處仁諧俗歸厚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為幸何如況追從之際衣冠秩秩而百禮不愆言笑魚魚而五内俱泰萃沖和於樽俎之間契神情於塵鞅之外委身循類卒與道同天畀康寧聿來多福將祇懼弗勝諸君庸可忽乎社成書其本末用存永久因贅數語著珍重不盡之意云

示兒牖五首

灸艾事甚奇膝以下非而翁所知所可知者上部快樂至於筆硯亦覺有興恐是痰濕下行而心自開朗也不然健啖之力夏月灸三里可作常年治例賴汝勇決成此念之不忘又甘吉之貢精嘉喜甚寫去詩一首兒以為可以贈誰序不知此味面牆嘿嘿故一示汝能易為易數字亦相長也毋隱毋隱

二

爾書來一氣字佳一養字尚欠盖氣所同也養所獨也子車子一篇云云全在養字之難耳豈以是書之亦不易耶細思爾字之未佳或以我之故使猷之在右軍前亦必失措何日飲爾巨觥數十乃伸楮老夫命駕李亭為之當自有不同者令且未暇待後横縮界方純用晉法為我書養氣一章吾將懐之直至葢棺或以殉葬高可一尺二三字如棗栗大筆鋒墨色並須留意勿忽

爾藥甚有應驗昨已平安大感爾之藥力不惟製造精嘉雖囊褁亦善所謂敬而文之以禮樂使人中夜捫而食之無疑真養生之物也甚慰所稟賊雖小去兵不可遽弛尤見盡心雖謀國之義亦不外此爾盡爾心爾食爾報當得好子如爾之事我附去醫書一部聊示喜謝之意

四

方循牆覼帖内云忽肚痛未知冷熱老身隨亦肚痛後

又云大黄湯冷熱皆宜爾製黄連藥亦到受藥有如觀帖大可奇也令痛亦止若予者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以之事親則大道不遠矣大奇大慰爾其知之

五

於惟在昔人年七十曰老而傳又曰大夫七十致仕曰致仕者國政還於上曰傳者家政委於下生人至此無貴無賤並已休息豈惟在理宜然雖精力亦云不逮時止則止天之道也予令行年六十有八其去七十亦僅

隔歲適先君上僊之日言之不勝悲悼及此暇日遂作令圖置身安養以俟命期頤孰曰不可皇天眷佑予不敢知惟爾牖也愛親之良不學而能是役其懋承之

耳順書十五條

南坦子行年六十是年聖曰耳順世人或借以名年吾至是耳則減聽一日臨池又見面目老醜因思楊氏妹有云兄老甚幾不可認潸然淚落顧影之餘益感妹言豈有四十年僕僕風塵憂勞寵辱百變攖心而形神不

潄者耶以耳潄先作順耳諸條

一念耳癸巳九月二十夜半耳内如裂帛之聲中心震動天明漸改又如大雨之至三日乃止止而又作至今尚然吾將順之斷自甲午以後凡邸報升沉親交毁譽一切勿復以聞客有為牖者謝曰父耳聵不聽無復諜諜

一求過孔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一息尚存不容懈也人已杖鄉過而不改更待何時自甲午以後過無大小屈

已願聞如以過聞在長者則優禮之在下者則厚勞之

一念禩祠堂未成是則麟有罪焉守小康而貧曠大計

而老吾死且無所於從租斂小舒即須辦此牖不竭心

則牖之罪工力所須大小罔敢或後

一念居家業紛張翁所自取老席不煖自貽伊戚期以

年餘合而為一我總其凡牖治其目序能為牖亦分治

之令雖未一而一之之機則決於此

一念歸行年至此前路轉逼墓壙棺殮等事皆當及時

營辦資才毋分公私人力毋分爾我人各自盡一念勞僕僕憂勞傷和伐性於汝安乎甲午以後審編均徭里甲理辦稅糧詞訟皆汝牖承之始事告曰某事將來牖將何處終事告曰某事已畢牖處若何翁毫末不動於中雖事事猶無事也時或有出牖為我處作粉版數面衣食紙筆蔬略一應器數悉書於上臨行書填送覽褻衣舊履記類責諸僕輩翁所理者道衣一匣圖書一盒毫末無求於世雖小出猶無出也

一念動甲午歲以後凡往必名鳳與牖商度而行可免者止之如不可免者汝等相之身不得相則使人相之夫登髙臨深應機處衆非老耋之所宜傷生取戾皆由於此

一念闇人年至此聰明非舊人或掩之襲之能不汶汶自甲午歲凡有稟白必詳必明或立方尺文簿量為畫界或有所為汝等書於下翁則判於上

一念飲戕生喪儀何者非酒暮齡甘飲其禍尤烈近局

邊桂二公之死不可鑒乎牗為我書初筵抑戒删去中君國之辭置吾座右或臨燕執爵而誦吾當勉從古昔監史之法一以養德一以厚生不在服勞之下

一念養吾生平自奉甚薄令適老矣略加資助牗等自令佳果佳肴供辦自當加意此制雖悅我口實悅我心子非才誰與為此婦非賢誰則相汝此正古人甘旨之義但勿傷多不能過宿者須及午前偶得時物雖一瓜一蔬亦無不可

一念攝老年氣血可知藥物在牖加意必躬必親務求美材翁辨其真炮煉㕮咀剉磨盍藏爾母暨牖供之耳如周貞菴所謂固本膏少陽丹八珍丸滋陰丸蒼术膏隨盡隨合不可暫缺卻病延年不在甘旨之下

一念謬老不知謬吾竊耻之本以簿領致位詩法文體漫無所得令來昏塞尤甚豈宜謬作自令或有誤相齒及者牖爲我辭曰父羸質多火怔忡少寐醫云全要卻思養血風燭微光牖不忍傷之禮弊弗留

一念忽君子暴慢不遠則長厚日消令思寡過尚可忿耶且奴不畏刑刑之勞已損德傷恩大不足觀令後人有違犯小者罷之大者録之累犯乃懲一委於牖必不得已然後一行吾意則期於無一鞭一笞自此不親

一念躁人不畏罵吾逞吾躁而罵詈之譬之衔穢噴人人面未汚而吾舌吾唇已不佳矣令後絶口不出交上使下一惟莊敬行之不力牖則我規

一念本牖年三十聽言觀行近理頗多但氣稟所拘疵

累尚有自今勵行學道功名未卜德義可求煌煌天爵不卿之卿吾願爾牖言必忠信行必篤敬明庭暗室無往不然生事未忘内本外末汝叔汝弟必感而相勸所謂施于有政若克伐怨欲銷除不盡老夫亦有況汝牖乎吾當與汝更相切磋猛省痛治使老朽嘉乃攸行怡悦壽康謂非道乎耳順之條一十有五此其最大故曰念本惟牖圖之

字說

凡人名字不可用天地日月山川之屬亦不可用一器一物若禽獸則尤不可靈如龍得非異類乎至金木水火土王諱有禁寧欲犯乎此外人事最佳者可也牖生長子在甲午歲因命其乳名曰世同蓋牖生甲子與廣洋公同是以曰世同小字應甲名曰祼卿其旁從示令報第二子生在乙未歲此子已有兄即教之敬兄乳名曰次恭次者不敢先其兄也恭者不敢慢其兄也此子信如吾名能恭其兄於兄之上又當何如小字曰應乙

名曰祠卿其旁亦從示也已皆告之祠堂而行矣繼是而生者名皆從示曰禬曰祜曰齋曰祚曰禎曰祥曰祉不足再考再補然有卿字若序得子名皆從衣名雖相似微有一點不同曰裦曰襲曰裯曰襜曰裏曰裔曰裦不足再考再補亦皆有卿字坦上翁恐後來昏耋日至考撰或不能詳因書記之

示牗

華封人祝堯惟三爾何幸而得其二但庶之所加非易

易者只我時見後人之生不知老之至矣且驚且喜喜劇而懼心生一春燈花不斷令人懼而又喜輾轉在懷吟成數語示爾藏之勿與俗人言也百凡寛和以導迎佳氣慎守慎守吟曰老將為異物（唐人曰為異物死也）外物乃相仍（又曰子孫身外物也）曾曾如燕鴈（上曾曾我也下曾曾孫也）相見幾人曾（音層）

漏巵辯

或曰漏巵奉水可塞耶麟曰化機無一息之停吾與巵非類巵不可塞吾可養也吾偶病瀕死及再生若奉盈

危數月以來百骸多復昔誠漏甚今日不然修持之法須性命兼舉若恬淡無為以養厥性又鍊氣化神有養而無害則精氣從之生生不息傳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吾將盡力以求之漏危之說無乃畫地以自限者乎與心私謀曰各尊所聞各行所見自今伊始每日用間存省惟食少以寡事稱之血少以寡思稱之元神元氣失養以寡慾養之君子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噫嘻富貴驗世與金張許史相頡頏者其加盈危於九卵之上乎

漏非所論麟更有憂焉嘉靖歲甲辰南坦子記

與寃友蔣子譚文

奉命提督紫荊等關駐節恒陽蔣子以擢内翰過余而言曰文質之論自古較之矣方今文盛而敝于史靡麗勝而實德衰行將以棘子成之説進焉先生以為何如南坦子曰顧聞其概蔣曰文之敝也始於文辭令之為文者類多騁其私智枝葉扶疎且皆誕妄吾欲俾制科經書文義每篇不越二百字論表策每篇各不越三百

字抑其豔而韜其華毋得馳放以求騁此其一也次則檢束於等威儀飾之繁縟俾不得崇尚澆漓之習昔漢賈生謂民間賣僮繡衣絲履庶人婢妾白縠薄紈緁以黼繡天子后服富民大賈娼優下賤俱得飾之雖以文帝身衣皁綈導以恭儉而民俗尚不能崇雅黜浮令時不有然乎棘子成之高論正今日所當崇奬者也南垣子作而嘆曰賈生挽俗之論固誠然矣吾聞之工已巧而民不足用者其悦在玩好農已勞而民苦饑者其悦

在珍怪衣已製而民苦寒者其悅在文繡是以雕文刻鏤病傷農事錦繢纂組處害女紅逐末之俗誠當釐之矣但文詞之阨欲使束縛而關閟毋乃不可乎先儒文範叙小心文者欲其簡而切也曰放膽文者欲其宏而肆也蘇子曰孟韓之温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固安得以字迹限之也竊恐此制行而焚書坑儒之厲階漸矣非盛世所樂聞也先儒謂棘子成矯當時之敝失之過而賜之論尚未協於夫子彬

彬之雅君何以棘之論為賢哉我國家承前代掃蕩之後右文之治尚未愜於古昔風雅之盛而何以遏之且文之用亦甚廣矣藉之以輔養德義則重經筵紀載謨烈則隆國史祭饗郊廟則嚴祠祀播告寰宇則飭詔令獻替可否則備章疏所以格君心昭鑒戒感通神明宣布德意別是非以不惑乎聖聰明予奪以求定乎國是若此者非文何以適于用也以至銓衡人物出納財賦申明典章修和禮樂陳師鞠旅明罰勅法若工虞振紀

綱外而旬宣糾察於藩臬撫綏勞來於郡邑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與其已然之故必欲一一循理奉法敷陳於上訓諭於下粲然有文以相經緯而後行無不達孰非文之適於世用者哉方今聖天子誕膺景運蓋將丕闡人文以化成天下但當驅澆漓詭異之習以回深厚淳古之風俾言行政事無偏無黨咸躋之正大光明之域者其右文之實効乎君其擇而進焉蔣子曰敬受命矣

願先生書諸簡冊

書李古沖傳後

嗟乎麟何人斯遭斯文哉世際文明敢不慎厥履素獨執之不固勉之不力不敢自以為然君子有教敢不敬承雖然吾何求乎求其似耳吾之氣在吾骨吾之精魂允在斯文古昔張氏子平子得文於崔氏子玉子刻一於南陽又刻一於向後賢收録前聞得其半於南陽又得其半於向遂為完玉後千萬年知有平子以斯文也麟敢以世恩髙堂為南陽國邑輒書之其一將更圖其

所謂向者異時吾充吾在史局將之列傳則又非國邑斷碑所可及也伏惟留意

清惠集卷十一

清惠集卷十二

明 劉麟 撰

附録

部劄

禮部為比例乞恩請給卹典以光泉壤以勵臣節事令塡以字四千二百十三號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比號施行須至照會者一件比例乞恩請給卹典以光泉壤

以勵臣節事祠祭清吏司奉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
送禮科抄出致仕原任工部尚書今故劉麟妻淑人王
氏奏臣夫麟南京廣洋衛官籍江西饒州府安仁縣人
由弘治九年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紹興西安
知府陝西叅政雲南按察使因病奏准回籍調理正德
十六年六月内皇上登極行取陞太僕寺卿嘉靖元年
奉詔推恩封夫三代欽封臣為三品淑人嘉靖二年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四年四月内

陞工部尚書八年六月内為應詔陳言事蒙欽准致仕

臣夫自歸田里銜戴天恩至老彌篤不意於四十年四

月初二日身故切念臣夫存日筮仕先朝恭遇聖上拔

擢任使歷官中外凡一十二任自入仕以至致政凡四

十五年頗効勤勞平生清苦苟延八十七歲備叨榮寵

實踰涯分臣伏覩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凡兩京二品

文官病故咸得贈謚祭葬查得已故工部尚書韓邦奇

劉龍等各病故伊妻伊男具奏俱蒙聖恩賜以贈謚祭

葬臣夫事體委與各官相同伏望皇上洪慈擴天地覆
載之恩霈雨露霑濡之澤乞勅禮部查照前例一視同
仁賜給贈謚祭葬則天恩覃被於存殁而臣之子子孫
孫不勝感戴於無窮矣等因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
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本
官歷官陞任與奏相同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本
官歷官正二品俸方及一年未經考滿至嘉靖八年自
行陳乞致仕並無被劾等因回報到司查得大明會典

并見行事例兩京二品文官致仕病故者祭二壇工部
照依品給差官造墳安葬及查得先為比例乞恩贈謚
事節奉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謚的恁部裏還
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協公論不許一槩狥情比例濫請
該科記著欽此又查得南京兵部尚書韓邦竒致仕病
故伊男韓仲謨奏乞卹典該本部覆題奏欽依准與祭
葬贈謚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工部
尚書劉麟致仕在家病故係在京文職二品官員令伊

妻王氏奏乞祭葬贈謚除贈官移咨吏部施行外今照
例與祭二壇合候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江西布政司
轉屬支給官銀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
官致祭工部照依品給差官造墳安葬所據乞要賜謚
一節為照本官守潔行端才奇學贍令譽久馳於仕路
清修尤重於鄉評出處無疵始終一節易名賜謚似亦
相應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等因
嘉靖四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李等具題初七日奉聖旨是劉麟准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欽遵隨該通政使司連狀送據監生劉牖告稱伊父致仕工部尚書劉麟原係江西饒州府安仁縣籍寓居浙江長興縣病故奏請恤典蒙禮部覆題奉欽依准給咨該工部勘得父寓浙江病故是的題覆造葬差官俱行浙江去後所有贈謚祭文恐悞行原籍往復不便伏乞准送禮部祠祭清吏司併行浙江以便欽遵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准行為此合

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銀買
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將用過
官銀開報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連送到司合
付精膳清吏司煩為類填施行

諭祭文　二道

維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乙丑朔越十三日丁丑皇帝遣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浙西道右叅政張柱諭
祭致仕工部尚書劉麟爾性資直諒才識瓌奇始擢賢

科遂聞讜議刑曹歷試郡牧馳聲秉憲條藩廉能益著
僕臣再起實簡朕心爰自撫臺薦登卿佐曩因興建遂
陟司空薦進羣才底成嘉績方深毗倚遽懇歸休養素
丘園蹐于大耋典刑攸屬胡遽淪亡追念英賢良深悼
惜渙頒恩數加秩易名諭祭遣官併營兆域茲惟異渥
爾尚歆承
維嘉靖四十四年歲次乙丑十二月己丑朔越二十七
日庚寅皇帝遣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張柱

諭祭致仕工部尚書劉麟爾剛介持身忠勤體國屢膺名用薦致崇階抗志遺榮清勤益勵稽謀在念胡遽隕亡日月不居倏臨窀穸爰思往勩載涣渥恩諭祭爾靈尚其歆服

生銘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儀封

王廷相譔

南垣劉先生元瑞者性資澄朗才志儁逸羔羊素絲清

操掞俗乃令世之人豪也嘗以書遺予曰執事風範清峻古雅深服麟心故向往惻惻老不能忘四月看花九秋送客繾綣尚如飛絮白髮無情前路逼矣奈何哉沒世無聞虛辱浚翁之知大可惜也竊嘆明公於僕誠有欠事點檢往年報示之書尚在雖地下亦得執以奉白不但已也生銘亦可大傳亦可目可瞑在茲矣百年嚴憚切磋不與草木俱化不有望乎不然匪人之徒謂麟為愚謂公為謾亦斯世不平事也不知明公何以處我

浚川子曰嗟乎人之所至惡者死也生爲誌銘近死之道者也先生乃弗避忌命予撰之非道達天人超邁於世懐之表者能之乎禮曰君即位而爲椑嵗一漆之藏焉不禁也先生今年七十來曰尚多請爲生銘亦古制椑云耳乃據狀論叙先生登弘治丙辰科進士庚申除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歴陞本司員外郎山東清吏司郎中陞紹興府知府在部時以事觸忤逆瑾至郡摘拾註誤廢爲編民正德庚午詔復原官知西安府事嵗餘

丁父憂去甲戌陞陜西布政使司右叅政戊寅陞雲南按察使疾作疏上准回籍調理辛巳起為太僕寺卿嘉靖癸未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保定等府地方舊疾復作四上疏得允歸丁亥再起改大理寺卿戊子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己丑秋七月以議奏停罷蘇松等處織造内臣忤旨勑致仕辛卯會安陸大雨顯陵殿宇滲漏以興工在視篆時追論落職閒住此先生歷官始末可舉而覩者如此為員外郎時奉勑録囚畿

内且夫囚有負枉者拘於成案而不獲伸事有隱僻者偏於先入而不能白倘非憫衆之仁探幽之智孰能別其是非真假以為重輕乎先生乃執法折中游心明察以求至真之擬奏論疑獄免死者一百三十七人減放流徒以下者萬六千有竒在工部時一惟以節財惜費為念凡有徵取及興大役皆考據前典大而議罷次而議減遭際聖明在上多所允行雖弗悅乎任事者之心而軍民頼以休息多矣先是四司銀貨各在所司畜之

收放出納各任司屬歲久出入多寡艱於考稽先生乃疏奏創建節慎庫一區迯在部後總移四司所蓄藏之又請以本部侍郎一員都察院御史一員同監臨之由是銀物公具宿弊剗除此亦大釐革之政也辛卯工部災累世公帑獨全連年南北郊宮寢大工屢興俱不煩徵取天下調度咸舉非先生創兹永圖何克爾耶前後罪廢及謝病凡四退歸皆寓長興之瀆南坦足跡少游城府嘗與太白山人孫太初龍霓吳充陸崑結社於苕

溪乃號苕溪五隱云息跡衡門充志箕山世恒以偉遁幽人賛之及退而歸返商原之耕甘谷口之臥放志遺榮不索索以應世真抱道而逸者矣然而自筮仕以逮懸車中間賢人君子累疏薦論何啻數十此亦有所根系非漫然而已蓋以先生秉精執之德有中幾之處措諸政事活民益國然爾夫天之欲祚者智巧所不能為人之欲為者鬼神時有所奪彼怵迫貪鄙之徒望富貴以趄趑假時勢而引拔雖明景於人衆終失步於聖途

道義淪迷又安論禍福之舛錯哉先生出處清正之節屢退屢歸絶無非間如此不亦為世衡準乎按狀先生遠祖子春宋睦州知府七世祖曰良卿者始居江西之安仁遂為安仁人曾祖泰者山西朔州衛某所正千戶祖璽南京鷹揚衛後所副千戶贈亞中大夫太僕寺卿性慎儉端介授官未逾年而卒祖母孫氏封太宜人贈太淑人年二十有五而鷹揚公逝營營勤苦蘗寢糲飯者四十餘年父蒼南京廣洋衛右所副千戶封武略將

軍贈亞中大夫太僕寺卿龔官後進武學刻勵讀書通小學四書史畧將鑑諸籍性行澹素不事荒嬉有文士所不及者母蔣氏贈太淑人繼母曳氏封淑人配王氏封淑人男子二長脩娶處士吴甘泉之孫次序聘都御史王涵峯之女女子一適南京户部尚書周約菴之子仕孫子五某某並皆佳秀孫女四先生晚年閒棲道養乃契乎内修之術曽示予曰辱教提挈綱維因求所未示自夫六火六符進退升降並皆返照内觀於竅煉於

玄關幸而藥得火行加以日月驗於天機有應當一一
奉麈門下同心凋落緬惟夙昔静閲几令此神已翛然
浚儀之曲矣造物者於吾徒或别作處分未可知耳又
曰僕一夕體氣異常暢爾如醉醇酒盡日乃已不知此
何祥也此後日益健勝不敢告人浚川子曰嗟乎此非
崔公得氣之驗乎四體百骸真元透達經絡浸浸毛孔
蘇蘇如酒熏灼由是觀之先生所得將不謂神矣乎漢
太史公曰老子壽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

而能壽也其然乎予觀先生廉澄好修風流而文雖孤處虛輿而天地萬物變化之委瑣冥昧靡不灼覩洞辯施而行之無所不極其政由經術澤被齊民人弗思之邪謀猷裨國帑藏充積克襄大工人不嘉之耶軒黻華芬浮埃流雲弗競弗珍非有道者能之耶乃為銘銘曰觀之日赫赫在天臨照九眾孰不戴瞻夜亦光燦光去人遠人自不見先生始終之政術似之觀之月神氣虛通精魄大明逆行而盈所以久生先生延生之道術似

之匪日匪月燭龍爝火亦可以恃其能安與論君子之大成乎

墓銘

資善大夫兩京刑部尚書長興顧應祥譔

大司空南坦劉公既卒家無餘貲厥冢嗣牖扶柩厝於夏駕山祖塋之次三越歲矣公之配王淑人始聞於朝在朝諸臣咸謂公始終清節宜加殊典請於上贈太子少保特謚清惠諭祭者二命工部遣官治葬事如制

先是公存日擬於所居後弁山之麓營壽藏未就至是脯乃從治命卜日改葬而索予銘墓中之石予素受公知又聯姻也義不容辭乃叙而銘之叙曰公諱麟字元瑞一字子振系出宋睦州守子春後十二世祖良卿自南陽徙居安仁遂為江西安仁人國初諱泰者率萬人歸附授山西朔州衛正千户傳子孟庸失職永樂初庸子甫復以軍功授山西平陽衛副千户尋改南京鷹揚衛三傳至璽為公大父璽傳蒼公之考也改廣洋衛俱以

公貴贈亞中大夫太僕寺卿母蔣氏贈太淑人繼母曳氏封太淑人公生長金陵年甫十九應弘治壬子南畿鄉薦丙辰登進士適臺諫官俱以言貴戚事下獄公與同年進士吾湖玉厓陸君崑抗疏救免聲譽遂起丁蔣淑人憂服除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奉勅慮囚畿内畿内事多掣肘公不避不阿平反者咸當其精人益賢之尋轉郎中正德戊辰陞紹興府知府涖任五十餘日中貴劉瑾修舊怨矯制褫公職公迺益貧是時玉厓陸君

為南道御史亦以言事罷職為民遂與同歸於湖吾邑甘泉吳君琉慕公名琉固巨族也招致之締為婚姻公寓長興始此時浙臬僉憲西溪龍霓亦罷官來寓及關中詩人孫一元相與結社謂之五隱瑾敗起公知西安府聞廣洋公訃奔歸扶柩葬吾邑夏駕山公遂定居南坦以南坦自號服闋陞陝西布政司叅政邊報急甙擬加賦公曰靖邊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議者沮而軍興亦不乏尋陞雲南按察使甫至即以疾告詔許回籍調理外

官無養病例蓋殊典也歲辛巳今上登極召為太僕卿嘉靖癸未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保定等處復以疾歸公雖淡于仕進而廟堂求公益切丁亥復召為大理卿戊子改刑部左侍郎時四郊之功方興起部難其人乃以公為工部尚書公言於銓曹辟瑰才充司屬百度具舉又奏建節慎庫歲一查盤工部錢糧從此出入有經公素不悅于中官以議蘇松織造事忤旨罷歸復以顯陵宫殿滲漏波及勒令閒住後以建儲推恩始得

致仕公雖退而名益彰部使者及當道論薦人才者必首公以無中援竟不起主政一菴唐君倡為峴山社會公與湖中林下士夫歲一再會乘一扁舟來往郡大夫物色訪之始得一見見亦不談公事方會時適一權臣經過遂避去平生善反觀内照之術秘不以告人嘗自謂造物者當别有處分人亦以仙骨奇之年八旬餘遠涉江湖往安仁謁墓如少壯然末歲屢得危疾一日命大書論語曾子浴乎沂一段懸於寢所朝夕相對怡然

自得人莫測其所以復得疾竟無一語及家事而卒時嘉靖辛酉四月朔之二日也距生之年成化甲午九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八配胡氏南康大長公主曾孫女封安人贈淑人繼王氏南京禮科給事中辣齋公之女南京大僕寺少卿南原公之妹也封淑人子男二長即牖長興縣學生援例娶吴氏館陶知縣紘之女甘泉君之孫也次序溧陽縣學生娶王氏都御史涵峯公之女皆側室田出女一胡出適高州知府周仕南京户部

尚書襄敏公約菴之廕嗣也孫男十一祼卿娶江西布政司叅政丘君孫女祠卿娶縣丞施偉女褕卿娶周時康女袞卿娶河南布政司叅政吴君孫女祜卿娶鳳陽縣丞鍾世臣女俱縣學生襲卿娶吴績女齋卿未聘祚卿聘崇德縣舉人朱曉女裯卿聘縣丞沈雷孫女禎卿祥卿俱幼未聘孫女十二一適曹州同知顧應元子縣學生思約予之猶子也一適縣學生某一適太學生李鵠一適進士繆希亮孫大敦一適貴州布政司叅政繡

山陳君子縣學生履賚一適福建布政司參政石岐吳君子縣學生政均一許聘潘志恭子景懋一許聘太學生沈世卿子一許聘禮部儒士李倫子春先一許聘呈貢縣知縣宋諶子用中餘未字曾孫男二騶虞騅虞尚㓜曾孫女六㓜未字公平生尚氣節以文學馳名于時律詩步驟盛唐選擬漢魏字法羲獻雖短牘數字亦不苟作時出謔語亦皆雋永有味片紙隻字人得之以為至寳未年一意靜養求之者俱不應故不留稿嘗欲建

樓居無力文内翰衡山爲繪一圖名曰神樓騷人墨士爭詠之衣冠必法古制不知者以爲異處異母弟鳳極其友愛尤薄俗所難者一時士夫以風節著者聞有見素林公吾邑有公指不多屈也予憶弘治末初忝進士觀政刑部羣寮之中有清癯而善談論者詢諸人曰此河南司副郎建業劉君元瑞也初中進士公差便道過南都即與守備内臣相抗因而獲譴蓋公之風節天性如此予心識之不圖晚歲乃托交於公云銘曰猗與坦

翁金陵之傑發身賢科制行修潔筮仕西曹議讞祥刑不茹不吐鑑空衡平出守海邦忽遭廢斥前劉後劉並美血食系藩于陝持憲于滇飄然而歸若將終焉身在山林名在當宁入為僕卿出為巡撫三仕三隱聲名益彰廷尉卿貳垂紳廟堂大工方興公為起部弊絶風清節慎有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不久於位於公何傷壽考令終孫曾濟濟恤典褒嘉光榮故里生薄萬鍾食報於後埋玉名山千古不朽

墓表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豐城雷禮譔

大司空南坦劉公於嘉靖辛酉四月初二日卒于家享年八十有八其子長興庠生牖赴闕控情蒙上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清惠罔不羨公祿位名壽始終俱全近代所希有也初公年七十具狀求宮保儀封王公為生銘至年八十又請太宰甌寧李公為傳令牖以予與公同鄉又忝掌冬曹事繼公後持生前銘傳并銀臺崑山

張君寰撰公履畧求表其墓予念公在工部首創節愼
庫革弊源至今賴有所持循忍泯前聞不思所以表之
耶公諱麟字元瑞江西安仁人也祖簡三公襲伯祖廣
洋衛千户遂家金陵父蒼嗣官俱以公貴贈太僕寺卿
祖母孫氏母蔣氏俱贈太淑人繼母电氏封淑人公性
資澄朗弱冠領弘治壬子卿薦丙辰登進士第同歸安
陸崑覲政虞衡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横亂法科道龎
泮等交章論劾旨下詔獄拷治甚急公與陸崑抗章申

救大意謂通治道而來諫議古帝王之盛節一旦沮壞後有利害誰復敢言敬皇為之霽威獄寢解尋丁蔣淑人憂扶柩歸葬安仁赤塘祖塋示不忘本也制終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以才選錄繫内囚公執法折中不拘成案所疏雪寃抑無慮數百人事竣轉郎中正德戊辰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抵郡躬理簿書清刑獄裁供億甫五月民皆嚮方逆瑾銜公在部時以事觸忤及出守又不修謁擬郎中瑣事廢為編氓郡人扳呼如失父

母集千金為贐公笑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公像為小劉祠求太宰海日王公華紀其績于石家居值歳祲無旦暮儲士大夫相率嘆曰可使劉元瑞至是耶湖州吴子玧施子侃慕公道誼迎公入湖相與論道蒙山之董塢闗中孫太初方僑寓宜春龍霓亦徙居遂結雅社為湖南五隱未幾瑾誅起西安陜民戴之猶越也嵗餘丁廣洋公憂都憲藍公章憂其無以為喪檄諸司治車馬之資公却不受會宸

濠搆亂弗克歸安仁遂於吳興夏駕山安厝服闋還陝西叅政屬關內饑民數入冦朝遣貴臣督兵議軍餉將加賦秦民諸司莫敢持異公曰不可靖邊本以為民今若此內難亦可慮也貴臣變色曰憂民者獨叅政耶公不答適陝有赴闕陳訴者命下公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乃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更化起為太僕寺卿時值繼母曳淑人疾留妻家侍公獨旅寓每退食焚香如坐禪室元輔石齋

楊公一日過其門見雙滕倚户飄香載道問曰此爲誰曰劉卿也石齋歎賞遣人致意而去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北圻公飭勵屬官節財用存贓贖爲備荒禦敵計畿甸以寧因疾作四上疏得允歸逾三年丁亥再起大理寺卿尋陞刑部左侍郎會工部尚書缺推公進補公遇事不設嫌咨白吏部進退其屬凡銓除者悉訪才廉充任先是四司銀貨各在所司蓄之出納各任司屬自擅弊日滋率難稽核公上疏創建一庫遂在部後

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御史一員同典出納又請侍郎一員專稽其數上加奬賜庫名曰節慎自是財無虛耗司屬亦免於賍敗部每歲内府二十四監局上供料價廾不時題派輒淆典式不受覆覈公考據前章或議罷或議減不輒循又擇其甚者十二事條上得旨裁之省費十之四五中貴人用是切齒會己丑秋七月上遣近璫督造龍袍于蘇松公謂監局自有常供請停便忤旨勑致仕辛夘安陸大雨顯陵殿宇滲漏以

興工在視篆時追論落職閑住公自退歸寓居長興之瀆南坦一室頹如家無貯積郡守萬君雲鵬往候之重其清貧為築讀書臺邑令楊君上林又為之建堂曰廣心堂有亭曰斡露因阻涉乃駕橋於門曰龍津斂德嘉遯盡謝生事非慶弔不至城郭都邑之政無鉅細絕口不談公卿臺諫推公行誼頻薦於朝有述以相告者公若罔聞焉滿室惟圖書數卷朝夕省玩有所得輒書屏間久之屏表裏斑如尤恐衰暮有過舉平生盡棄之扁

於室曰志率勿使氣勝門無俗轍獨文儒至則展所蓄諸名家翰墨欣賞終日曰吾堂不寶金玉不襲文繡敢以此侑觴晚歲好樓居寡力自營索其友文翰林徵明繪神樓圖字之曰高明所廣其義集古詩十六題以自況又題其楣間曰半壁時觀我羣峰日可賓蓋蕭然超脫於風塵之外其于文沖泊雅澹中有奇崛氣皆冥與神會詩擬盛唐書法宗羲獻以還尺牘片簡人爭寶之及山居日久心鏡澄徹妙契玄理以故聰明色澤彌老

不衰至辛酉歲忽一日命書曾點暮春者至詠而歸一段懸於正寢朝夕相對怡然自得人莫測其故至四月初二日無一語及家事神清氣爽而逝視所懸暮春而歸乃前知也初配胡氏南康太長公主曾孫女封安人贈淑人繼王氏南京禮科給事中徽之女南京太僕寺少卿章之妹也封淑人子二長即牖娶館陶縣知縣吳紘女次序溧陽縣學歲貢娶南京右副都御史王守女皆側室田出女一胡出適陝西苑馬寺少卿周仕南京

户部尚書襄敏公金之蔭嗣也孫男十一孫女十二曾孫男二曾孫女五予嘗閱公素履前後罷廢及謝病凡四如蟬飲露而蜕有終焉之志朝廷屢以恬退徵進至大僚而公亦隨事盡職求利國安民於權歘禍患不能攝沮是其進也足以匡時其退也足以表俗不為世銜準耶王宫保稱公狐處虚奥而天地變化萬物之委瑣冥昧靡不灼睹洞辨施而行之無所不極李太宰又稱其彬彬文質君子是皆覩公之深者予因表於墓以

風後人使知屢進屢退如公者終不失步於聖途矣

小傳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建安李默譔

坦翁年八十餘常披褐扁舟往來太湖閶湖中人不識也入城郡輒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請不能得予自浙左轄被召過湖物色遺之則前司空劉公麟也司空晚居故郭之南坦不知者輒呼為坦上翁云翁字元瑞本安仁人先世以武功起家累調南京廣洋衛副千戶

世敦徳誼至翁始以經術舉應天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横亂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翁與同年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為之霽威事尋解稍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以才選録畿内囚所疏雪寃痛無慮數百人老吏謝弗及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聲大和逆瑾銜翁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賻翁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恵耶既去越人

肖翁像為小劉祠語在太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湖吳
琉施侃龍霓及崑定交因徙居於湖山人孫太初亦以
羇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内艱
去郡其得秦人心與郃䢜賵無異越時服闋遷陝西參
政屬關内饑虜數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興軍諸司
莫敢持異翁曰靖邊以為民也饑年加賦内難獨不可
邺耶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
議遂寢翁亦嚴戢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

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更化起為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翁才節再起為大理卿尋陞刑部右侍郎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髙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選才廉充曹任仍請築外爷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上嘉翁意賜庫名曰節慎自是財無汜出吏有廉名實自翁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見徵輒循典式不受賈聚翁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

貴人用是切齒會上遣近璫督造龍袍于蘇松翁謂尚衣自有常供請停便上以為忤勒令解職久之猶以顯陵工薄遽奪官追前過也翁既歛德嘉遯益遠世紛里中竟若不知有公其于文能以沖泊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窈渺之音穠纖之色皆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尺牘片簡人爭寳之至與人談謔往往出徵辭臻玅趣雖蒙孺俚生咸樂自近云早叅玄理兼達天命甞請浚川王公廷相預作墓銘令聰明色澤彌老不衰

其天全也惟不貪生故能長生信矣心慕樓居無力築作友人文内翰徵明為寫層樓圖遺之常懸置北壁下命之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為娛叩以時事即不答公卿臺僚騰章交薦翁不知也雅性清約疏布自喜獨事繼母曳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其不以豐約累志如此初翁僦居溧陽予嘗遣門人候之翁引至卧内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于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臨以乳羊博市

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惟其真也黙所觀古今人好名檢者或鈌理略富文藻者或寡風節兼之實難若翁者彬彬文質君子也翁二子牖序克世其家所著詩文奏議凡若干卷贊曰坦上翁自為郡守至大卿數棄官以去朝廷慮不時起輒以右職徵之國家獲尊賢之名士大夫慕恬退之節天下莫不歌詠盛美蓋見素林公俊以來所希睹也晚節齟齬膏屯未施豈不惜哉黙以為翁掞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於廉

約省素家無貨積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以異哉世稱二劉不其然乎

履略

奉議大夫通政使司右叅議崑山張寰譔

南坦翁劉公麟字元瑞江右安仁人也晚居吳興之南坦學者尊稱之曰南坦先生先世以武功授山西平陽衛後所副千戶嗣世改南京鷹揚衛又嗣選賢調廣洋衛俱副千戶自鷹揚公家金陵翁生於金陵弱冠領弘

治壬子鄉薦丙辰登進士第與同年進士歸安陸崑觀政虞衡時外戚用事蒼頭驕横干紀怨聲載路科道官龎泮等交章論劾上怒悉下詔獄臺諫一空以中書併刑部主事等官視其篆中外駭懼陸乃颺言曰是可諫矣翁時奮激首與聯名具奏大意以為通治道而來諫議古帝王之盛節一旦沮壞後有利害誰復敢言雖坐停格獄亦寢解尋丁内艱歸制終授刑部主事門無私謁以資陞員外郎奉璽書録囚畿内畿内多貴倖獄

事重大部議以翁領之至則布德盡下周歷遠攬邊鄙
悉到大辟重囚辯問者若干情可矜罪可疑者若干事
無証佐可結正者若干通計死囚全活者共三百九十
有奇輕罪囚奉例減等釋放流徒笞杖供明寬免若干
共一萬六千四十有奇事竣陞郎中正德戊辰出守紹
興于時逆瑾擅權士大夫遷除者必候謁翁獨不往捧
檄遂行履郡以廉勤公恕率其民簿書不厭刑獄不滯
共億不濫誠心貫於庶政甫五月而民皆嚮方諸司賢

之中官衙之掇拾細故廢為編氓吉從中下下之日郡士民奔走號呼如失父母集千金為贐笑曰昔寵一錢吾與寵孰多若等謂古今人不相及耶麾之去越人頌德肖翁之像為小劉祠謂可以媲美劉寵云大宗伯海日王公華紀其事於石令郡中刻有遺愛録時翁歸值歲祲斗米百錢家有饑色士大夫相率曰可使劉元瑞至是耶于是崑適以逮繫至南都慰惜尤勤吳子玧施子佩皆慕翁道誼忻然迎之入湖相與論道蒙山之董

塢關中孫太初方僑居于湖談說玄理詑相見之晚會龍子霓亦至遂結雅社為湖南五隱吳子得翁契分尤加綈為姻好未幾逆瑾誅起翁知西安陝民戴之猶越也遭內艱訃聞即日就道藩臬諸大夫交異之陝之僚屬偕其民集千金為賻卻之如越都憲藍公某憂其無以為喪檄諸司治車馬之資翁又卻之會江右藩國之變弗克歸安仁乃葬先大夫于吳興石鼓山南服闋遷陝之參政是歲關陝饑戎馬內侵朝遣貴臣執峻法臨

之議軍餉將厚賦秦民諸司唯唯翁曰不可靖邊本以為民今若此內難亦可慮也使者變色曰憂民者獨參政耶翁不答時陜民已有詣闕赴訴者朝議特命翁參預餉議使臣為詘加賦之議遂寢乃精覈儲政大抑侵漁正賦不瘉邊餉亦足自是政聲彌著逾歲擢太僕卿時繼母曳淑人疾家累留侍翁獨旅寓每退食焚香如坐禪室首相石齋楊公廷相一日過翁之門見雙藤倚戶飄香載道驚問曰此內為誰曰劉卿也公嘆賞遣人

致意而去尋擢巡撫真定翁禦戎設險儲蓄任人畿甸以寧病復引歸又三年改大理卿尋改刑部侍郎會工部尚書缺以翁進補命下之日羅峰閣老曰古者司空作相天下事共理幸毋多讓翁遇事不設嫌又咨白冢宰進退其屬郎吏皆俊髦乃盈展布百度用貞部供費極繁浩舊不治藏出入細吏領之坐是國計潛耗翁創議曰古者愛民必先節用財貨國脈民命所係乃疏于上請治藏乃可鳩工度材區畫備具復言於上曰用財宜節取民宜慎上嘉納之賜名節慎日計視籍月計視日歲計視月皆御史與其屬共理之自是貪鄙者無所容君子謂其理國如家度越前代又造作咸關大內者二十四監局率靡費不恤典式歲計浮汎無慮萬萬翁擇其甚者凡一十二事條陳疏上得允大約節省者十五于是中貴人不便皆切齒會上御龍袍段疋不任監局之舊命所親信者出造於蘇松翁以為非舊議罷之上已俞而尋悔卒以為忤勅致仕實嘉靖己丑之歲云

入仕四十年而生理不踰中人栖於坦上一室頹如也郡守萬君某往候之病其隘為築臺始有臺邑令楊君某載酒往共酌病其隘為起堂始有堂巡按御史張君某為樹綽楔未幾火周君某將捐金復之翁力辭周不能強楊紀其事銘諸石楊為亭始有亭居澗谷之間楊數臨訪因病涉乃架橋於門始有橋臺曰讀書堂曰廣心亭曰漸露橋曰龍津林居苟完盡謝生事夙無寵姬外無歌童帑無厚儲庖無珍味韋布猶書生惟灌畦賦

詩為樂非慶弔不至城郡郡邑之政無巨細悉屏不聞門無俗轍獨文儒有至則傾倒盡歡翁性孝友事繼母若所生異膳宿肉月朔必冠帶見誕日率諸子弟拜祝堂下獻幣陳殽極歡淑人安其養淑人卒襄事必誠必親繼母弟鳳勿與外事先大夫遺有屋廬悉以付鳳一無所取宦歸以俸餘買田盈之二肖子牖序咸若于訓臧獲數輩僅給灑掃而已論交海內名士嘗曰吾居山中久孫太初吳甘泉凌練溪諸君子並逝陳棟塘又僻

處吾有離索之嘆閩海濱浦伯兼南金甌籍明達有行義吳之彥吾之益友也今為湖郡博殆天畀之乎翁所蓄諸名家翰墨嘉賔至輒具陳欣賞終日曰吾堂不寶金玉不襲文繡此有觴敢以此侑君子謂其為大雅云至於進退之節尤謹諸御史推薦德望必以首稱翁聞之無喜色有後進陟樞要者又夙有交與謹避之有貴重臣取道于湖翁若勿聞也者而亦不言故讀古書有所得輒書屏間久之屏表裏斑如自咏曰山堂剌繡五紋披實自譽云又曰士人身如處子幸自獲不敢從人若有過舉將盡平生棄之扁於室曰志率弗欲氣勝之也翁晚歲好樓居寡力自營索其友文翰林徵明繪神樓圖字之曰高明所廣其義集古詩十六題以自況索予用韻日夕燕息其間若不知在人間世也自題其楣間曰半壁時覲我羣峰日可賓軒之內曰內光亭儲書滿架日課諸孫其中皆青雲器也註釋丹經種種凡若干萬言不輕以示人翁今大耋將臨齒髮無恙步履視

少壯與知己者言雖終夕忘寐謂翁善攝生其信然乎寀不敏自筮仕濮守受知于翁翁時以大中丞巡撫真定陟少司寇為翁屬吏待之殊禮陟大司空剡薦首及期以遠到頻年招我入社共持晚節翁之律己如對嚴師涖官如臨上帝平生大德無斁細行亦謹孔子所稱君子人與孟子所謂大丈夫云云者可以擬諸其倫使翁久於其位晉握台衡功在社稷豈云小補海內蒼生睎望日勤而當道之剡薦無虛歲君子謂其出處關係

吾道之重輕念翁於寀分雖僚屬義兼師友知翁者無逾於寀敬為述其履略尚徵鉅公名筆為之立傳亦足以垂世訓云

大司空南坦劉公神樓頌

余任部郎轉知池陽郡南歸時適南坦劉公八袠初度蘇內翰文衡山先生同集壽燕繪寫層樓圖為公祝曰翁嘗心慕樓居無力築作今值上壽徵明無以為賀繪公神像於層樓之上命之曰神樓祝公如僊為之歌曰

僊人謾說愛樓居咫尺丹青足卷舒坐守黄庭幽閟迴讀殘真誥夜窓虚游心物表疑無地寄跡空中樂有餘一笑欄干不成倚浮雲奄忽意何如南垣公欣然拜而納之曰誠余之素志也因步韻作歌曰塵勞今日始樓居興逐閒雲共卷舒直以躋攀酬揖讓更憐吟眺得玄虚蝸蜒已作栖神計蜃氣能傳結搆餘黄鵠不來心獨苦赤霄飛步定何如喜意盈溢又爲之歌曰客指紅雲教卜居中天樓觀本安舒常迎紫氣朝看日獨御玄風

晚步虛六鑿已收還五内一塵不到養三餘東遊欲問
乘桴叟由也相從恐未如載賡載歌以嘉以樂一時人
文之盛香山洛社無專美矣毘陵大司農約菴周君與
翁姻婭執爵進祝且爲謔言以語文翁曰神樓之繪南
垣公誠無負矣但斯樓上不繫天中不倚人下不負地
空空洞洞無階可循無級可升南垣居之不已危乎座
容皆鼓掌一笑時實應射陂朱子介宰烏程尹亦執爵
而祝曰潘洵知南垣翁之樓之神矣願效晉魏詠言以

歌之歌曰神樓一何峻神樓峻而安胡不京洛遊畏彼峽路間峽路誠崎嶇險于太行山歌以言志神樓峻而安凡六闋三吳縉紳家忻慕風雅之盛步韻而詠者無慮數百餘章鄉民具瞻莫不嘆曰有官鼎鼐無地樓臺南坦公之謂乎翁答曰吾山居搆一茅亭題曰盤之中蓋取李愿盤谷之意也盤中詠時事俚語曰結屋誅茅住白雲道懷元不愛囂氛郭侯武定侯勲夏相言桂洲同朝士最好光華最誤人亦斯樓之實境也時浙有閒府劒門

趙炳然者知翁精力尚壯與一菴唐主政二老奏聞起用翁聞之曰吾將洗耳於盤水之隈又恐有飲牛上流者尤以為譽也臥我於神樓之下耕而食鑿而飲帝力何有於我惟應和侍翁杖履最久先君矩齋公與翁志同道合聲聞於上朝議有陳恪劉麟氷清玉潔之許一時寮寀莫不嘆賞揄揚不幸先君以大廷尉遘疾弗起而南坦作誌銘曰時維思齋以頡以頏公不瓦合吾不毀方公不黷貨吾不厚藏公不茹柔吾不吐剛其契洽

有如此應和思展孝德以叙通家因作神樓頌以志公之碩德曰惟公正直之氣卓越之才清白之操藻翰之魁揭英標於末俗傌逸軌於先民羔羊素絲其節槩清霜紫電其精神耿介特立古泊清真敭歷中外秉節三朝方筮仕觀政即疏救言官輔臣罔不遜服繼奉命恤刑多疏雪冤痛老吏咸詡弗及出守紹興遺愛有集一錢配饗臥龍有祠抵觸奄奸奪職編氓越民追號如喪考妣大義既白西安再膺交章論薦郡守越級而陞藩

叅三載亢旱莅任是日而霈甘雨天人交格撫按側目時正饑荒邉釁復遘朝遣内臣加賦充餉諸司莫敢持異公力寢朝議而征歛不及於瘡痍多方賑貸而邉餉又得以充給陜民戴之猶越民也隨陞滇南臬憲以外官而奉吉養病殊典異恩會嘉靖龍飛而行取太僕超擢不次撫臺風動乎列弼司空翊贊乎國鈞炳幾先於創庫節慎有徵釋班匠於濫役民隱是恤清解納以塞弊源搭匏屏跡清監局以過内濫帑藏充盈革織造之

內差外無聚斂免莊田之汎及下有規程憂國奉公始終一誠帝咨宰臣僉曰忠清擬諸氷玉朝寧標名忤觸權奸甘約終身正急流而勇退披坦上之荒榛超然物外神樓寓情棊有奇書門無雜賔褫靈光以內視探玄理於無垠綜九流之奥旨潄六藝之芳津文章山斗人物權衡主湖南之雅社寄晩節於松筠角巾卉服布韋如初田廬可以息躬即不置棟宇山川可以寓目即不設臺榭子孫可以稱家即不問生理圖史可以娛志即

不嗜絲竹世物一無所繫而於交好則澹如也寵辱一無所驚而於進退則裕如也非慶弔不履城市非詩賦不集讌會高臥林丘蕭蕭一室望道虛懷亹亹不息論議邁乎衆見歌咏迴乎凡格縱怡情於和洽而語以時事則正色發逸思以優游而閫以家政則不懌清苦性成無求自得聞其風者真足以廉頑而立懦飫其德者若有以茹甘而飲醇至其歿日身無爲殮考其生平卓有高標誠天地之間氣生平之奇傑者也前巡按御史

麗上嚮題其墓曰駿業鴻名洋溢朝野清風高節表正鄉閭大學士李春芳奏其謚曰本官守潔行端才竒學贍令譽久馳於仕路清修尤重於鄉評出處無疵始終一節奉蒙先帝嘉納賜謚清惠蓋與夷齊並美矣公之受知於上下者固如此愚不敏辱公知愛之深敬叙而賛之以為頌尚有俟於史氏之秉觚云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前奉勅提督河南學政眷生陳應和謹頌

六不朽

陳應和述

清惠公任工部時為國朝樹不朽之業凡六事歲癸丑應和官屯田郎署仰公遺業守而弗失揆厥事原皆公視篆時所剏因著述之以表其忠懇沉實及蒙玉音贈謚清惠曰爾性資直諒才識瓌奇剛介持身忠勤體國良有以夫

一

首建節慎庫國家經費出入錢糧皆工部所轄舊制四

司分庫冒濫無紀司官多以贓斥公奏建總庫一區請名曰節慎遂在部堂之後每季奏請臺臣同典出入嗣是國費有經官無冒濫未幾工部災四司皆爐惟節慎庫獨存累世帑藏得以保全故薦公者皆曰創庫有幾先之見云此最關乎國計之至大者而公不朽之績與國同休矣

二

革班匠之濫役以活生靈舊制天下匠籍每戶各抽一

丁間闕萬里往役京師凡爲金銀銅鐵錫木石機皮裁
縫泥水等項無慮數百萬人每夫給付花欄大票内開
本丁姓名年貌籍貫并輪該上班年月日期失此票者
問發邊衛充軍夥聚京師閑散無據朝廷用之有限乃
濫役於中貴權幸椒房戚畹三公九卿各衙門扮作輿
皂跟随老死他鄉轉於溝壑俾父母兄弟妻子不及一
面清恵憫之奏准釐革舊制令天下匠籍各科匠班銀
兩每丁若干解京聽憑僱募畿民爲之其往時濫役之

畢皆撤歸原籍寧家其子孫世免奔走死役之苦皆公一念育民之仁達於聖聽而致之於衽席之安令其制在各郡縣安而行之不知伊誰之力比時惟衛涯霍韜擊節嘆賞曰今日方有工部尚書云千百匠役皆懽忻鼓蹈而歸是公之陰德與此制同垂不朽矣

三

清解納以塞弊源事凡工部所屬解京錢糧每歲無慮數百萬緡各處司府吏胥收解員役乘機冒破者無可

稽查多致先科者被侵未解而後徵者累積國費不給而民脂日耗清忠燭之奏請立循環簿二扇凡本部應解銀兩開載於簿各該巡按御史出京即領一扇復命時到部稽查本院巡任年月解過若干未解若干以驗賢能又令各郡縣官每三載應朝各帶工房書吏一人聽部清查解納以塞弊源自是錢糧有稽而監收冒破之弊塞矣

四

清查內帑錢貨以遏內濫大內二十四監局自國初到今積貯朽爛侵冒等弊未經查覈向來部曹官員恒為身圖不敢稽及內臣以為國計清惠公刱始具奏凡皮張盔甲銅鐵等項計一十二條奏准應查究者查究應更換者更換應新增者新增搜剔靡遺而內帑之弊祛矣凡此有裨於國是遑計近侍之搆怨由是迹不於朝矣

查革蘇杭差遣織造内臣以恤民隱凡内臣出京必致侵剋官錢糜爛百姓清惠公憫之奏謂凡天下守土之官一應起徵錢糧皆得領解到京守奉批迴無誤何獨織造一事必欲差遣内臣以滋冗濫況尚衣自有常供織造舊有定制合於本地方差委府佐貳官監織督造就令本官領解到京一體守奉批迴可免侵費十之五六此民隱之當恤者疏上中貴人銜之矯旨勒令致仕令覩兩朝恩詔各有免差織造之條其有見於清惠之

忠謀也乎

六

奏革莊田以甦民困事先是正德末年中貴權幸椒房戚畹王府勲尉之家莊田無慮數百萬頃近畿之民重困之清惠公奏准定制無得恃勢踰越以致剥民自是權貴斂跡而民困得甦矣蓋公之風裁正直不以身之進退榮辱為念而惟以民之疾苦存恤故不阿於近習有如此䟽非其忠勤體國之心哉余故紀其實以志不

忘云

雲南按察使告病乞休該巡按雲南監察御史

宋批詳

看得本官稍有不安就行勇退固潔已矣如蒼生何稔知本官素抱誠明之學久昭平反之政前守紹興德愛已見於生祠近尹京兆撫字更孚於閭里轉茲臬憲正宜大展謨猷用副委任豈可遽以小疴輒欲歸休知賢未舉在我已不勝汗顏有道勿施在伊亦難以辭責仰

司即便請擇明醫及時調理候病痊之日視事繳

清惠公像贊

猗歟異人狀貌若愚靜以照物動以需時事不安排意無拘泥平心率物任理無爲常欣欣而適不戚戚而悲單裼無求不隕穫於貧賤三命循牆不充屈於富貴兩爲郡守而愛民若子弟屢秉鈞衡而疾惡如鵰鶚事之無害於義肯少同乎俗大節所關大道攸繫確乎山嶽之不移家無儲而置之若棄人有善而進之恐遲祁寒

暑雨小民怨咨則憂形於色邉靖民安國家無虞則喜發於詩對妻子而無私囑御衆庶而忘町畦問之鄉人曰若人也初不見其異也問之國人曰若人也久而信其無偽焉問之天下曰清而不耀志而晦微而藏其允蹈之君子與所謂在位無赫赫之光而去每見思弱冠登朝同予期之練達年踰八十問學不癈効武公九十而箴規扁曰南垣蓋以著其志垣以南稱不忘其所産之地亦紫陽稱新安之義云孔曰君子坦蕩蕩蕩蕩故

坦迺公固有之德愚推廣其義居天下之廣居仁育萬民包四德尚當以天民為青史纂焉賜進士中順大夫知湖州府事前廣西道監察御史餘干及泉李頤謹贊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勘送饒州府安仁縣鄉

賢祠祝文

萬歷十六年歲次甲子三月甲申朔越三日丙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鴻謨謹以特羊菓品香帛之儀致祭於崇祀鄉賢清惠南坦劉先生之神曰惟公嵩靈夙粹

發正氣於西藩宿象輝纏擅文明於南省巍科早掇主政榮登賦性剛方即一諾而不苟宅衷蹇諤縱百折而不回任越守百日而抗違閹逆之譴參陝政初辰而霖格四年之旱愛鍾民瘼生祠儷一錢之英碑勒臥龍甘棠詠萬民之頌清譽赫乎鵷班德望颺於鳳陛位躋八座忠貫三朝椒節慎大庫而公帑無災革織造內臣而誅求悉寢直道忤時致政南歸怡情山水樂志烟霞辭金當道真松柏凌霜絕足公庭惟葛巾適體一筋虀鹽

無異蔬食水飲五賢詩社何殊弄月吟風誠所謂進有所爲退有所樂昭代偉臣三朝元老也壽歷頤期考終僊逝仰荷渥恩特隆葬祭之典聿加美謚榮膺清惠之稱孤貞沐此以裒嘉泉壤承玆而炳燿鴻謨等幸獲覯風於斯地禮當瞻拜於下塵深惟表揚之政職所當先慨夫忠節之英世不恒有今者大彰公道博採輿情闡幽光於既久紹祀典於方新卓卓高標此日香生俎豆輝輝駿烈他年祀永宮黌覩往勛而興思恭陳薄奠風

後賢於仰賴敬表微忱尚饗

知紹興府劉侯去思碑記

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及被徵去任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賫百錢以送漢史傳其事不過曰簡除煩苛禁察非法又曰犬不夜吠民不見吏而已此外別無赫赫之功足以竦動人之觀聽今去漢千數百年寵猶廟食茲土百姓猶歌思不忘正德戊辰六月刑部郎中劉侯元瑞擢守吾郡甫五十日輒罷官去百姓徬

徨如失父母乃日會聚於神祠佛宇祈禱卜筮謀所以留侯者而不得則相與聯名列狀赴愬於部使者以求復侯之官不可得又相與罷市易捐己貲將不遠數千里走京師以聞於天子以求復侯之官卒不可得則又相與扶持老稚填郭溢衢追送至數十里外侯數停舟麾謝衆猶擁過不忍舍去道路觀者莫不嘖嘖稱嘆以為數百年來之所未見世嘗言令之人不古若即侯之去任視寵之去會稽豈相遠也或謂侯之在郡纔五十

日而止即其五十日之所設施雖有良法美意亦豈能家至而戶到雖吾夫子綏來動和之化其相魯亦必誅少正卯禮却萊兵三月而民始歌誦之侯在吾郡未嘗見其按一貪暴旌一善良也直以廉公儉約弗擾于民而已耳固未始有一日勸懲之功而吾民視侯乃有千百年固結之愛使侯久於其任得以究其抱負設施則民之愛戴思慕又不知何所底極也且寵之去任被徵歸朝侯之去任被黜歸田其榮辱懸殊也而百姓之送

侯者所至千百成羣不止五六老叟而縉紳士夫又倡為詩歌以送之都邑游居之良山林隱逸之彥又從而屬和之聯為大卷輯成巨帙視人貲百錢以送者義利負絶謂今人之不古若豈其然耶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侯惟以三代之民視吾民而吾民亦以三代之民自期待而近世屬民自養者往往牴牾吾民以愛憎為毀譽是果何謂耶侯既去郡百姓思之不置則有相與謀肖侯之象立祠於卧龍山麓盎將尸

祝而俎豆之祠既成耆宿王行輩過吾家而告之曰知侯之真悉侯之美宜莫如公者願俾一言勒之貞石以永吾民之思予曰古之循良不嚴而化不令而從所居民愛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殁見奉祀侯其庶幾矣雖然衣冠儼然使人望而知愛敬者侯之像萬目所快覩也其有無形而可以感孚民心於永永者侯之德百姓不能忘也然有形乃無形寓則民之肖像立祠樹碑雖非侯之心實衆之願也予何敢辭遂為之記侯名麟南京

人由弘治丙辰進士起家至令官百姓稱為新劉云系之以詩曰嘅惟越郡僻處海隅厥田下下載於夏書厥民愿朴迺農迺儒迺賈於市迺旅於途服勤終歲僅足食衣吏政張急民命靡依漢吏劉寵治稱循良民用弗擾遺愛甘棠歷千百禩清風日渝以暴濟虐邦本畢逋天子践祚歲維戊辰劉侯繼牧字我越人盡蠲衆瘼易虐以仁前創後述是祖是孫始時和買害甚天災侯平物估商價悦來始時傜役歲無月虚侯卹其力閭閻晏

如越人健訟鼠雀相猶俟潔其源乃清其流越人畏吏如虺如蛇俟窒其穴雞狗不譁疇昔公讌越舞呉謳俟躬儉約屏去伶優疇昔賦稅誅求羡餘俟謹權量民樂貢輸俟在泮宮講禮說詩濟濟多士是式是儀俟莅棘門恤軍練士赳赳武夫戴如父母越人有言我俟至誠狡猾譎詐罔敢不情越人有言我俟執法頑嚚暴悍咸若厥則民方懽慶而遽罷歸如兒方乳奪我母慈涼涼行李蕭蕭去騶扳轅臥轍願俟少留俟不可留其歸甚

亟悠悠我思曷有止極蜀留詠儀魏祠梁公峴首悲祐異世同功清江之滸龍山之陽兩祠對峙屹乎相望侯德在民侯像在廟清風邈然後來孰紹正德戊辰秋九月吉旦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經筵日講官同修國史會典餘姚王華撰